美桥说食话

陈美桥　一个梦想着“左手柴米油盐，右手风花雪月”的达州八零后女子，喜欢把美食用文字融入人间烟火。期待自己笔下的美食文字如同一根小小的火柴，在璀璨的城市灯光里发出一丝亮光，让你发现这世间还有最简单纯朴的温暖和爱意。

黄瓜的前世今生

露水黄瓜藏在叶片下，那些细密的毛刺，像是瓜花鲜亮的光芒所散射出的无数线条。它握在手心的粗糙和刺痛，不禁使人想到这西域之物，当时由张骞带回来时，途经的坎坷和磨难。

黄瓜最初姓胡，叫胡瓜。据说在后赵，有一回，本是羯族人的赵明帝石勒宴请樊坦，指着一盘胡瓜，问樊坦为何物，心知皇帝为胡人的樊坦，怕犯忌讳，便说“紫案佳肴，银杯绿茶，金樽甘露，玉盘黄瓜”。胡瓜就改姓为黄了。但贾思勰的《齐民要术》中，仍称作胡瓜，“四月中种之。胡瓜宜竖柴木，令引蔓缘之。”因此，传说也待考证。

在故乡，家家种黄瓜，插入泥土的“战棍”上，年年绕新绿。黄瓜短粗，嫩时绿中泛白，越老越黄，弯弯扭扭的不在少数。瓜蒂一端，多会掐出苦液，每每食之，便会丢弃一节。或因如此，李时珍才在《本草纲目》里说，黄瓜有小毒。食物的毒性，多指非正常口味。如丝瓜和瓠子，当它们不该苦而苦时，是由于含有一种叫碱糖甙生物碱的毒素，漂洗、加盐无法去除，即使高温也很难让它分解。不同的是，令黄瓜发苦的是葫芦素C，并无毒性。

乡下黄瓜，悬在藤上，质朴中透着憨态，“土”字，是它因带有原始香气而申领到的前缀。所谓养生，就是根据地域耕种，每种作物的萌生自有天意，宜应季而食。土黄瓜被熏风吹拂，却能清热解暑。当它探进白糖碗里，染一层沁甜的霜雪，舌尖并不感到莽撞和腻味，特殊的清气使人如蹚山野溪流。亦可将它切片切块，拌上油盐，辅以蒜泥，提味杀菌。当它越长越壮，皮厚质糙，便摘取新鲜辣椒，爆香后合而炒之。土黄瓜挪步到东北，辽阔的大地让它更为豪放粗壮，一旦身披金黄老皮，除了孕育种子，还会变成缸里的腌菜。于是，一口酸香的老黄瓜汤，就渗出催老的年华对青春流露的醋意。

我长大了，菜市场的黄瓜也添了新品种。它表皮青绿，身材修长挺直，嫩者带刺顶着瓜花，又叫青瓜。拌黄瓜，并不是用佐料简单拼凑，最好体现出咸淡均匀，爽脆入味的神韵。黄瓜肉厚，一时难以渗透调料，最好先用刀拍至松散，好似让它毛孔扩张，更易串味。常见善食拌黄瓜者，往往冲着老板叮嘱，“来一盘拍黄瓜”。

另一些细心的川厨，将黄瓜刨成薄片，巧妙地卷进大刀白肉，以减缓多余的肉荤之腻，也能将两元钱的黄瓜捧成主角，做成风味独特的川椒炝黄瓜。黄瓜对剖成四条，剔去瓜瓤，用适量盐和蒜茸抓匀，腌三五分钟，使盐味渗入。再烧热植物油，放花椒和干辣椒炒到酥香，倒入黄瓜，大火快炒二十秒，便关火盛出。此菜食材普通，贵在以嫩者为佳，用料极简，重于火候的精准掌控。热油会使黄瓜变软，待它放凉过后，才能吃出麻辣脆爽和咸鲜。

我常用两根筷子摆成轨道，将黄瓜放置其间，儿子如果这时钻进厨房，便兴奋地叫着要开黄瓜火车。黄瓜夹在筷子之间，用刀细密地切上薄片，被筷子挡住的部分仍旧相连，再翻过来同样下刀。提起一根切后的黄瓜，便如拉弹一台手风琴。黄瓜入盘，形如盘蛇，以油盐酱醋、大蒜、小米辣和鸡精等料做成味汁，均匀浇淋，即成蓑衣黄瓜。

邻居告诉我，黄瓜干赛过萝卜干。将黄瓜对剖成四条，去掉瓜瓤，列队似地排在簸箕上。热辣的阳光使黄瓜水分渐渐蒸发，慢慢收缩卷曲，像被抽走了灵魂。它变得轻盈纯粹，你灌输什么思想，它就接收什么熏陶。一盘脆口的黄瓜干，可以用辣椒油、花椒面、蒜泥和油盐酱醋调味，唤醒打盹的味蕾，也可用糖醋、大蒜和酱油浸泡成酱黄瓜。

并不是所有国家对黄瓜都一直友好，公元10世纪时，日本就有黄瓜种植的记录，但人们觉得它是瓜中下品。江户时期，黄瓜作为平民果腹之物，武士们统统拒食，因为它的横切面极像当时德川将军家的家纹。以前，日本人只吃黄色的老黄瓜，也是从这时候，才开始吃脆嫩的绿黄瓜。黄瓜进入欧洲的历史也较早，同样不受待见。直到18世纪，英国的医生们还认为它应该同垃圾一样被倒掉。后来，英国皇室拯救了它，黄瓜三明治成了上流社会下午茶的标配。而造出早期蒸汽火车的英国工程师乔治·斯蒂芬森，为了使夹在面包里的黄瓜更直，在黄瓜初长时，为其套上玻璃模具。

当嫁接之势捎着融合之风席卷茫茫大地，黄瓜越缩越短，表面的毛刺似被弯月刮净。光滑迷你的日本小青瓜，亦果亦蔬。直接生食，柔嫩清脆，亦或蘸一点酱油足矣，就像吹弹可破的童颜，无需过多粉饰。

中秋那轮月

□贺有德

时间流转，月缺月圆，又是中秋如期而至。

在岁月的年轮中旋转，中秋夜赏月，亦如除夕夜守岁，诚然人生快事，在永不停息的人生旅程中，是永不褪色的风景。

七月底，一位同城的学生就电话预约了：中秋夜来我家后花园赏月。

学生家在城区某小区某单元顶楼，环境清幽，最舒爽的是后面朝东的阳台——也就是后花园：宽敞，明亮，玻璃盖顶，抬头见天，似乎离天很近；每次来到这里，真有点“不敢高声语，恐惊天上人”；花园正中摆着圆形藤桌，藤椅全乳白色，桌上摆放着小吃；南端有长条形小水池；北端栏杆上端斜嵌着不锈钢架，养着花花草草；下端一线条形花坛似的土壤，种着时鲜蔬菜，宛如农家庄园，隐隐有田园气息。安安静静坐着，喝茶，聊天，恍惚间又回到了久违的乡村……中秋去那里赏月，随意而有创意，想来别有情趣。

接到预约，那些温馨、浪漫的记忆，珍藏在心底的记忆，抹不去的记忆，又在记忆深处复活——

多年前的那个中秋夜，在那个偏远的江南小镇，一行五六人，乘着月色登山赏月。一路披荆斩棘，手臂划破了，衣服撕裂了，在没有山路的山坡上生生“走”出一条山路，爬上了每天看得见却难得上的猫头山。在山顶草坪坐下，啤酒、月饼、花生、水果摆开，月色朗朗，凉风习习，边喝边吃，边吃边喝。啤酒瓶醉汉似的堆在山头，横七竖八。酒至酣处，不知是谁，举起酒来，对着高空的明月，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几乎是喊：“举杯邀明月，对饮成三人……”有人感觉不对，摇晃着站了起来，恍恍惚惚环顾，笑道：“不对——对饮成六人。”又有人接话：“还有影子呢？影子！”站起来的似乎算不清影子：“对饮成……众人，哈哈哈……”最后，毫无悬念的醉倒山头，醉倒月下……多年之后回味，仍然忍不住大笑，恍惚又回归当年。

毕业那年，在偏远的山乡，在离校不远的河滩上，我们这群师范院校毕业的外地人，中秋夜，明月下，一起喝酒、唱歌、赏月、吃月饼，无所顾忌，放纵自己。两边是山乡最常见的山峦，遍地清辉如小河淌水，酒至寒酣处，我们用标准的普通话，深情朗诵苏学士的千古名篇，似乎有点小伤感，但有啤酒，有明月，有月饼，有朋友，一时不知身在何处……夜色阑珊，意犹未尽，再一次醉倒在异乡，醉倒在中秋。

进城之后，也是一个中秋夜，一群舞友驾着车，一阵风似的直奔城郊，在那家常去的山庄的露天餐厅，大包小包摆开来，月饼、啤酒之外，吃货们喜欢的一样不缺。有人带来了小音响，想唱就唱，独唱，对唱，合唱，唱得疯狂。想喝就喝，不碰杯，碰瓶——啤酒瓶，飞觞醉月。兴之所至，想跳就跳，伦巴，恰恰，华尔兹，慢步，快步，旋转步，花样百出，一不小心，跌倒在月下，就地十八滚，掌声和笑声不断，乐得高悬夜空的明月差点跌落下来……

明月一样高悬在记忆深处的，是“下海”那年在广东珠海那个旅游度假村度过的中秋之夜。那年中秋，我和妻子来到沙滩上，围着海岛散步。“海上明月共潮生”，美妙的场景就在眼前，亦真亦幻；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”，相依相偎，天涯咫尺，心有明月皎皎；“月是故乡明”，月下思念丛生，中秋夜思念如潮……海面上波浪起伏，万道波光如银蛇涌动，海岛俨然海上仙山。披着月色，漫步沙滩，微风鼓浪，海水轻轻地爬上来，退回去；赤脚行走，软绵绵，麻酥酥。相拥坐着，望着高悬的明月，吹着海风，听着海浪声伴着欢笑声，不知今夕何夕……沙滩上，游人如织，或行，或坐，或躺，随意，闲适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有人在沙滩上，在海浪声中酣然入梦，直到次日清晨，看海上日出，看那一轮红日从海面上冉冉升起。

记忆满血复活，回味无穷；每次回味，妻子眼里总是流露出日久弥新的向往。今年中秋之夜，就去同城学生家后花园赏月！

天上有圆月，人间有中秋；天上月圆，人间团圆；圆月，中秋，长相厮守，不负岁月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